

派文化
海文廊
长

刘呐鸥小说全编

RAI



学林出版社

小说卷

刘呐鸥小说全编

刘呐鸥 著

责任编辑:许钧伟

装帧设计:沈兆荣

出版发行: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200233)

印 刷: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开 本:850×1168mm

印 张:7.125

字 数:139千字

版 次: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ISBN 7—80616—367—O/I·135

定 价:11.5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辑说明

- 一、《海派文化长廊》第一辑为小说卷,以“海派小说家”的个人创作为中心,收入其小说创作的全编或精编。因为学术界对“海派文学”的概念有多种解释,二十——四十年代在上海地区生活与创作、并反映现代都市题材的作家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二十年代的郁达夫、三十年代茅盾、四十年代的张爱玲、苏青等,都可归入其列。但考虑到有些作家的作品已被多次重复出版,所以本丛书不再列入出版计划。
- 二、本丛书所选,基本采用初版本或最初发表于报刊的原始文字。为保持作品的历史原貌,除个别明显的排印差错,作者惯用的语言、某些观点、标点方式,虽与今天的习惯有所不同,我们仍保持原样,不作改动。
- 三、《刘呐鸥小说全编》收入至今为止能找到的刘呐鸥的全部小说著译作品。其中包括如下几种创作集、译作和单篇作品:
 - 《都市风景线》(创作集),水沫书店一九三〇年初版;
 - 《色情文化》(日本短篇小说集),水沫书店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再版;
 - 《赤道下》,载《现代》一九三二年第二卷一期;
 - 《杀人未遂》,载《文艺画报》一九三四年第一卷二期;
 - 《青色睡衣的故事》(译作),载《现代》一九三四年第六

卷一期。

四、本书由《海派文化长廊》编委会编辑,特请上海大学文学院张国安副教授撰写了导言。

《海派文化长廊·小说卷》总序

贾植芳

海派文化是指本世纪初以来以上海地区为代表的文化审美现象。它是在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中,在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化都市的经济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文学、绘画、音乐、戏曲、建筑、时尚以及各类文化生活艺术等领域中相继产生的一种综合性文化形态。

自从五四新文学以来,海派文化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本来北京为皇家之地,皇城根下多的是奴才顺民和忠臣烈士,士大夫式的文人站立在皇城头上目空一切,要么以天下为己任,好像国家兴亡全系于他们身上;要么以传统文化的顾命大臣自居,宁可跳河也不愿与现实世界同流合污;也有的因清高而自命不凡,因为爱惜自己的羽毛连飞翔都不愿意;他们在文学艺术上自有贡献,但要在他们的创作里嗅出时代跳动的脉搏、生活变革的气息和人们处于方生未死之间的精神特征,似乎也勉为其难。京派士大夫式文人的三种类型,一类适合做领袖,一类适合当学者,还有一类便是所谓纯粹的艺术家里,高的、大的、雅的,几乎全让京派文人给占了,他们大多是教授、学者、名流,出入的也都是高雅讲堂和沙龙,因此他们瞧不起人,尤其是瞧不起海派文人,也是顺理成章的。比如五四初期那会儿,郭沫若从日本回来办创造社,刘半农就轻蔑地称他为“上海滩的诗人”;到了鲁迅来概括上海的文人时,干脆就用了“才子加流氓”,一锤而

定音。其实刘半农和鲁迅,都是江浙一带的南方文人,相比其他京派文人来说,似乎更海派一些。

与北方地区的高大雅文化相比,海派文化显得低调、松弛和杂乱,但同时也就自在得多。海派远离皇城,正统思想和传统道德到底少了许多,而且有着十里洋场的半殖民地背景,在藏污纳垢的同时,也保存了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生气,文化气氛相对要轻松一些。从文人一方来说,他们一开始就面对了市场,他们需要用新的文字技巧和审美感情来征服读者,把读者从传统文化的读者市场中争夺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北京文人出思想明星,上海文人出文学先锋;北京文人讲载道,上海文人讲创新;北京文人提倡为人生,上海文人讲为艺术而艺术,什么唯美派、现代派、颓废派、新感觉派……全出在上海。还有一点是海派近商,一方面是将文化当作商品,难免媚俗;另一方面是文化艺术得到了传播,走向社会。三十年代,京派作家一大拨,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出版社,他们的创作不得不降贵纡尊,到上海四马路的文化图书市场来找出路。

从文学上说,海派也有着鲜明的特征。自晚清以来,北京成了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场所,而文学创作的重镇则被开埠后经济繁荣日盛一日的上海取代了。当时最大的诗社——南社成员主要都是在江南一带活动,晚清政治小说和谴责小说也是在上海流行。五四以后,新旧文学在思想上的交锋主要在北京,而文学上的竞争擂台却摆在上海,支持文学研究会的商务印书馆和支持创造社的泰东书局都设在上海,形成了代表新文学主流的作家群,而旧文学(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则转移阵地,垄断了当时上海的大众传媒——小报副刊、通俗杂志、电影戏曲、连环画报、无线电台……三十年代,上海更是各种创作流派角逐的战场,从左翼知识分

子的社会批判(如鲁迅的作品)和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揭露(如茅盾的《子夜》),到各种现代艺术流派的泛滥,真是群雄逐鹿,百花斗艳,有龙吟也有虾跳,但长期纷争而形成的多元并立的文化格局终于成了海派文化的独特面貌。

因此要定义海派文化或海派文学确实是个难题。

本丛书取名为“海派文化长廊”,包括小说、随笔、艺术、人物多种专辑,企图对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化作一全面的展览。第一辑小说卷,主要所指的海派小说,与通常所说的海派文学的学术含义不完全一样。后者是指发生上海地区的一般文化现象,它包括多种风格流派的融汇和并存;而本丛书因篇幅有限,也考虑到有些现代文学作品已被反复出版,不宜重复,所以入选的作品,主要偏重于反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上海现代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现代都市形式的发展对小说审美趣味的影响。这种影响对现代小说形式和内容表达都产生出新鲜活泼的效应,使人性在一种特殊的环境氛围下得以释放。从艺术上说,这类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奇葩。

还有一点值得说一下,本丛书所收入的现代作家作品,过去长期被排除在文学史以外。像唯美主义作家滕固、叶灵凤,以及社会小说家周天籁等人的作品,几乎没有得到过研究者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重写文学史的重视,出版市场多次显示出重新出版现代文学史上一些被遮蔽或遗忘的作家作品的兴趣,如东方出版中心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反响和社会影响。最近珠海出版社推出一套由上海文学基金会策划的“世纪的回响”丛书,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本丛书的小说卷将显示自己的特色:从“海派”的专题角度,推出一些海派作家的全部小说作品和相关的小说翻译,并以一种新

颖、特别的装帧来显示“海派”文化的特色,这套丛书是属于积累海派文化历史资源的文化建设工作,并从装帧到内容都以“海派风格”来吸引读者,希望能得到读者的喜爱。我们也以能为当代文化的建设,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而感到自慰。

一九九七年四月,在上海复旦寓所

导 言

张 国 安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作为东亚魔都,不仅是冒险家的现实生活乐园,也是文学家的精神想象的兴奋点。以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场景的著名长篇小说,就有茅盾的《子夜》、日本作家横光利一的《上海》和法国作家马尔罗的《人性的条件》。而且,三个国家的三个作家的小说,不约而同都是从外滩开始进入上海的。当然,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新感觉派作家们的小说,无可置疑,是一道色彩跳跃的二十年代上海都市生活风景线。

刘呐鸥,原名刘灿波,是中国新感觉派的一员健将。一九〇〇年他出生于台湾省的台南县,在日本长大。先是在东京青山学院专攻文学,后毕业于庆应大学文科班。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施蛰存、戴望舒等同学。一九二八年出资开设第一线书店,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一九二九年经营水沫书店。一九三二年又去日本,一九三九年返回上海,同年秋因争夺赌场风波,被青红帮暗杀。

刘呐鸥小说的核心主题,是聚集在都市的骚动不安和焦虑情感体验。他笔下的人物,大都在盲目的冲动支配下行动,处于一种无根的逢场作戏状态。这种情形的实质是,人的自我为都市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嘈杂斑驳所迷失。刘呐鸥集中表现的是迷失于肉的游戏。在他所构筑的肉的

游戏世界中,人的自我不仅不知今夕何夕,正如他的一篇小说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患了“时间不感症”,在时间的“逝者如斯夫”的无情流水中,麻木地沉沦和沉沦地麻木,而且也患了“人格、情感和自身统一性的不感症”,在纯粹肉的游戏、放纵、追逐和冲撞宣泄中,人的自我面目全非。因此,在刘呐鸥的艺术世界中出沒的男女,大都没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和人格标志。所有的情绪的骚动不安、情感体验的虚幻、漂泊、失落、失重和心理状态的失衡。这实在是和新、奇、快、变、异为特征的“魔都文化”的整体特征很吻合。

《残留》是一篇以女主人公的自述口吻展开叙述的作品,在情感危机和性与爱的困境中,人物的心理完全失衡于焦虑,于是,由肉感体验确认自我,泯灭失落、失重和失控感的强烈欲望,便在女主人公心中洪水似地汪洋泛滥开来。在这种彻底失去理性的性欲冲动支配下,一切都成了不真实确定的毫无意义的存在。唯剩肉感的享受体验,才是可以捉摸住的真实。对刘呐鸥所构筑的肉的游戏世界来说,《残留》应该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意象。在无理性的性欲支配下的肉的游戏过后,人的内心世界的确只残留着精神失衡后的死灰余烬。这篇小说对于作者笔下那些沉沦于肉之游戏的人物命运来说,具有缩影般的归结意义。这篇小说不像刘呐鸥的其他小说那样,大都还有一个故事情节框架,而仅仅是一个精神完全失衡的女主人公梦幻般不连贯的内心独白。刘呐鸥采用了似乎处于弥留之际的人的有气无力口吻,使读者感到“我”正处于极度失落、失重和失控状态中。由于作品完全将事件虚化、淡化,使读者彻底抛弃了对外在故事情节的追踪,为主人公的痛苦、焦虑、失衡和肉感欲望泛滥的情绪所感染。实际上,作者本来就没有要讲“我”的故事的艺术构思设想,全篇只是一种紊乱心绪的独白。这

其实是因为，“我”原本就没有故事，只有自我迷失后的肉感欲望泛滥。

刘呐鸥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主题差不多都定位于肉的游戏，有些篇什，乍一看，玩着游戏的人，似乎头脑都很清醒。《风景》中的一男一女，自不必说，自己的自我感觉，一直良好，从作品开始到结束，从没有迷乱。《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的人们，也是如此。其实，这仅仅是表层的假象，因为，肉的游戏本身来自于自我迷失后的非理性冲动，同时又强化着非理性冲动。两方面是相互促进着的。对于刘呐鸥来说，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是不存在的空白。肉的游戏就是肉的游戏。只需勇敢地投入其中，一切来自于理性思考的选择和犹豫，都应当过滤净尽，以保证肉感享受和体验的非理性纯粹性。这样，便不难理解，刘呐鸥笔下的人物，似乎除了肉感游戏之外，生在天地间别无他事。人物关系格局并没有什么社会性本质。他们生活着，就是使肉感生活着，而要使肉感生活着，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和沉湎其中。这便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怀着穷尽一切既有的激情，唯肉感享受和体验为务。他们的人生，仅仅是肉的游戏人生，把自己同世界和社会的确定关系，仅限制在肉感享受和体验的纯粹性之中。肉的游戏，似乎成了唯一的生存标志。只有这一点是确定不移的，除此之外的一切，都被情欲泛滥和肉感气息，消溶了确定性和实在意义，或者成为模糊不清可有可无的背景性因素。

这样，刘呐鸥小说作品的世界感，便失去了统一性和稳定性。传达这种世界感的最有效手段，当然非感觉化叙述和情绪性文体莫属。既然肉的游戏，是唯一的人生标志，既然是纯粹的非理性冲动，那么，唯一能够把持和捉摸的生存感，便只能是感觉和情绪了。世界和人生已经不可理喻，叙

述和文体岂能神志清明。刘呐鸥的感觉化叙述和情绪性文体,《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体现得最为鲜明。标题本身,就概括着他的感觉化叙述和情绪性文体的核心特征。时间不感症者,其实质是对外在世界确定性的迷茫困惑。

但“两个时间不感症者”,却都是沉醉于肉的游戏的老手。作者正是用这种极具诱惑力的故事背景,诱导读者循着他的叙述导向,摸索前行。他似乎要叙述一个一女二男三个人之间的逢场作戏性游戏故事,但读完后发觉,与其说作者的叙述焦点,是定位于事件的发展过程的,不如说事件过程的交待,只不过是传达某种感觉和情绪的触发手段而已。在作者的叙述中,至少有两点对此作了强有力的确证。一是作者在叙述中,不断地暗示女人同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位,最终发生性关系的确定性,但女人的言行又不断地对这种确定性进行否定。读者在暗示和否定之间,左右摇摆,得不到任何确定性的判断。而且,小说结束时,女人扬长而去的结局,又彻底消解了这场性爱游戏的诱惑效应。二是稍加留心,便会发现,作品重点经营的是三个场所的氛围感和情绪感。这三个场所,就是赛马场、大街上和舞场。作品强化渲染烘托这三个场所的氛围感和情绪感。

如此这般的感觉化叙述和情绪性文体,便完全分解了这场逢场作戏的两性肉欲游戏过程的完整性和实在性。也就是说,流溢贯注于字里行间的感觉和情绪,必然喧宾夺主地转移了读者对故事性的审美注意力。感觉化叙述和情绪性文体,使《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在把男女三人性游戏的诱惑带给读者的同时,又把它推向背离读者的飘忽跳动的叙述轨迹和随心所欲的叙述态度之中了。这一方面固然强化了性游戏的诱惑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强化本身,就成为对诱惑力的消解。不过,无论是强化,还是消解,叙述和文

体本身,却完全实现了它的感觉化和情绪性,它使读者的审美悦愉片刻也不能离开它,因为它之外,读者索然寡味。

刘呐鸥写《都市风景线》时,正是海派和京派吵得厉害的时候。京派的沈从文说刘呐鸥的小说“邪僻”。其实,就对生活的观照态度来看,刘呐鸥和沈从文,应当说是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善恶美丑是非等等,这些价值观念,在他们单纯和全然的观照态度中,纯属多余。不过,刘呐鸥的单纯和全然,是都市化的,沈从文的则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刘呐鸥和沈从文,都缺完美,尽管沈从文的边城世界的泥土芳香醉人,但不完美。他们最吸引人的是单纯和全然。不管生活中发生的是什性质故事,他们似乎不加分辨地照单全收。

当然,刘呐鸥的单纯和全然,人们不大习惯。他自己是否在生活中,也如笔下的人物那样言行,不得而知。恐怕他写作时,也不是像沈从文那样自然。沈从文的单纯和全然,是自然而然的。刘呐鸥的则矫揉造作,是造作人为的单纯和全然。正如湘西的山山水水和人物,都原本是自然地与自然一体的,而都市风景全是人为。刘呐鸥的矫情,与沈从文的纯情,一样让人忽视不得。不过,刘呐鸥即便矫情,也是单纯和全然地矫情。这当然和海派领风气之先关系不小。刘呐鸥要学日本的新感觉派,他本人的文化教养,又几乎全都是日语文化给的。汉语不怎么会讲,日语却很流利,写作的时候,又有自己翻译的《色情文化》作描红的底本,怎么可能不显得生硬做作。读他的作品,不读出“邪僻”,反倒不正常。比如老外讲汉语,或者中国人说“洋泾浜”,总觉得有些别扭。刘呐鸥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少得可怜,读他的小说,就是要从做作别扭邪僻生硬和洋腔洋调处,读出味道。

但开风气不为师,刘呐鸥的小说应作如是观。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二日,上海

“海派文化长廊”
编委会名单

主 编：贾植芳 钱谷融
副主编：陈子善 李 东

目 录

1 《海派文化长廊·小说卷》总序(贾植芳)

1 导言(张国安)

1 游戏

9 风景

16 流

31 热情之骨

40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48 礼仪与卫生

65 残留

75 方程式

83 赤道下

95 杀人未遂

102 桥(池谷信三郎)

126 色情文化(片冈铁兵)

145 七楼的运动(横光利一)

154 孙逸仙的朋友(中河与一)

161 黑田九郎氏的爱国心(林房雄)

166 以后的女人(川崎长太郎)

- 181 描在青空(小川未明)
- 196 青色睡衣的故事(舟桥圣一)
- 211 附录 《色情文化》译者题记